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

冬暖式大棚蔬菜之父 王乐义

本报记者 潘俊强

他发明了冬暖式蔬菜大棚，掀起一场冬天里的“绿色革命”，他让中国北方吃上了反季节蔬菜，结束冬季北方只能吃萝卜白菜的历史；他致力于蔬菜大棚技术的研究推广，带动成千上万农民走上致富路……他就是被称为“冬暖式大棚蔬菜之父”的王乐义。

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身板硬朗、皮肤黝黑，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民。今年他已经74岁了，可他依旧活跃在田间地头、蔬菜大棚技术培训课堂、道德讲堂上……

两斤黄瓜带来的启发

“要不是当年乐义书记带领咱种大棚，咱村咋能富裕起来嘛！”当年跟随王乐义试验冬暖式大棚蔬菜种植的徐少华说道，现在村里的一个蔬菜大棚一年能收入6万元左右。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村民们可不是这样念王乐义的好。

王乐义向新疆菜农传授种植技术。

1988年腊月廿八，农家人的炊烟里已满是年味儿，常年在外贩卖蔬菜的堂弟王新民一头扎进王乐义家。“哥，俺常年在外，也没给你捎点稀罕物，送你这顶花带刺的黄瓜在这冬日里尝尝鲜。”王新民说，在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这2斤黄瓜怎么也得二三十元钱。

堂弟的这席话让王乐义心里咯噔一下。萦绕在他心头的“怎样才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问题有了答案：领着乡亲们搞反季节蔬菜。

这个年王乐义觉得过得格外慢。年一过，他就迫不及待和村里的7名党员赶到了辽宁大连瓦房店取经。随后他又跑了6个省区市，依据寿光实际做了技术改进，就跟乡亲们商量建冬暖式大棚。

当时在寿光，蔬菜大棚也不新鲜，但是得烧煤，生产一季蔬菜就得烧掉三五吨煤，而且只能生产叶菜，不能生产像黄瓜一样的果菜。

乡亲们听说要建不用烧煤的冬暖式大棚，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多年种菜的“老把式”也不信，指着王乐义的鼻子说：“冬天光靠太阳晒就能把黄瓜、西红柿晒出来？能干这个的只有神仙。”当时开党支部会议，总共7个人有6个反对的。当时的一位参与决策的村干部说，大伙也很想致富，不过建一个冬暖式大棚要花费五六千元，不成功真的就赔大了，毕竟还有老婆孩子要吃饭。经过再三动员，总共定下了17个大棚，全是村里的党员干部。

风险就在眼前。经过测算，要是在春节前产出黄瓜，就得在8月育苗建大棚。当时正是玉米再有一个月就收获了。在当地，杀青要遭老百姓戳脊梁骨。王乐义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长远，杀青！

1989年12月24日，三元朱村第一批越冬黄瓜上市，开秤就是每公斤20元。

当时，参与种大棚的徐少华第一天卖黄瓜就纯挣1000多元。他跑来跟王乐义说，“书记，俺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当时一户人家赚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千八百块。

这一年，村里一下子冒出了17个“双万元户”，最多的卖了3万多元。

将技术推广到全国

事实就是最好的动员令。第二年，村里有161户种大棚。干了一年，村里的存款达到128万元。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里，这样的致富速度让三元朱村也火了起来。

周边村的村民来看三元朱的蔬菜大棚，外乡人也来看，都想学技术。可是，村民们找到王乐义，苦口婆心地说，乐义啊，胳膊肘可不能往外拐，咱这技术3年之内可别外传，等咱村发了再说！

国外客商来村里参观学习。

时任寿光县委书记的王伯祥来了，问王乐义“能不能教教县里其他地方”？中央也来人了。“乐义同志，要把这项技术推向全国，解决各地区特别是北方吃菜难的问题。”

推广！“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真富。”王乐义跟那些反对的乡亲们说，大伙不都学到我教的技术了嘛，推广技术，人家不得请你们当老师吗，到时候还怕再受穷吗？他又向大伙儿保证：技术推广后，咱再搞新的，让三元朱的大棚发展得更好。

随后，县里成立了冬暖式蔬菜大棚推广小组，王乐义负责技术，在当时全县27个乡镇巡回指导。一年下来，他跑了4万多公里，有时候一天跑11个乡镇30多个村。那一年，全县发展了5130多个大棚，当年增收6000多万元，而之前寿光的财政收入还不到8000万元。

自蔬菜大棚搞起来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还有40多个国外专家教授来三元朱村考察学习。王乐义的家人说，最多的一天，他接待了6个省14批共3000多人。一天下来，王乐义两腮都麻木了，连张嘴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据三元朱村村两委成员王保泉介绍，20多年来，王乐义带领技术人员奔走几十万公里，毫无保留地将蔬菜大棚种植技术免费推广到20多个省市区。“在村里，还建有蔬菜大棚技术培训中心，只要愿意来学，都免费”。王保泉说。

三元朱的村民也成了不少地方争抢的“香饽饽”，带着技术在全国各地播下冬暖式大棚的火种。直到今天，仍有上百人的队伍常年在外，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聘为科技副乡长甚至被聘为科技副县长。

王乐义和学生们在一起。

奖金都捐出来做公益

王乐义在村里当了36年的家，带领村民致富却从不求回报。“不仅如此，乐义书记还把自己的钱拿来做公益事业。”王保泉说，现在860口人的村庄，村民的存款就有3240万元，而乐义书记自己却没有发财。这些年来，王乐义领过的奖金不知道有多少笔，但是花在家人身上的就只有一笔：1990年，王乐义领了400元奖金，正准备交给集体，从不开口的老伴梁文荣开口了，“先别捐了，我想买个三轮车。”“除了这400元，乐义书记的奖金基本上都捐给村里的老人和学校了。”王保泉说。

注册“乐义”牌商标后，来找王乐义合资合作的人很多，他也定死了一条规矩：分红归村集体，个人一分钱都不要。

如今，村里的大棚已研发至第五代，王乐义仍在孜孜不倦地推广蔬菜大棚技术。

“我只读了4年书，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我深知知识的重要，得给孩子们创造好的读书环境。”王乐义说，我74岁了，得想想将来我们的事业怎么才能传承下去？得抓住年轻人，教育引导年轻人。

王保泉说，乐义书记带领我们先后建设了乐义实验小学、乐义幼儿园。为了鼓励村里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还设立了奖学金，对考上大学本科的孩子一次性奖励1万元。今年，村里还建成了青少年德育宫。各地少年宫很多，但是青少年德育宫却很少。王乐义恰恰看重的就是“德育”二字。

非常好声音

●中国电影的市场虽然大了，但还得百花齐放才称得上真正健康。百花齐放不仅指创作，还指受众心态。如果在受众心态、市场机制上都能百花齐放，这个市场就是最健康的。

——导演**张艺谋**表示。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非不可逾越，他们都可以弘扬主旋律，是两条并行的直线，他们的边界最终会越来越模糊，相互交融。

——鲁迅文学院院长**钱小芊**认为。

●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核心内容及恒久动力恰恰是来自于本民族成员对该民族内在文化精神以及个性的文化认同。只有在民族文化自觉认同的前提下，不同文化形态间才会达成有效的理解与沟通，形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与尊重。

——**邹广文**教授谈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自觉认同的重要性。

●我们要鼓励多样化、差异化的电影创作和生产，并且以差异化而不是同质化的市场运作使其获得良性的市场回报。中国电影正在面临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只有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格局才能保障和促进电影市场的整体可持续繁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认为。

●从文字到影像，当中涉及导演编剧对文学的独特诠释、专业演员的演绎，还有时代转变衍生的现代意义等，如果电影无法重现原作小说的文本价值与精髓，这种改编很难谈得上成功。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谈当下电影与文学改编的关系。

●编剧，是电影生产的源头，是“从无之中创出有”的人。设计什么样的蓝图，决定着未来影片的基本轮廓、基本形态和基本品格。因此，欲在中国电影界实现“文艺复兴”，编剧责无旁贷。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韩志君**表示。

●长篇小说需要设计策划，完全没有想好，就把小说加长，这跟写作工具——电脑有关。出版社也希望你越长越好，不希望薄薄的书，可能是市场倒逼生产。包括政府奖项，也往往给了长篇小说，这种激励制度也倒逼写作。长篇小说对写作的伤害已经非常严重，现在的长篇小说写作是有些滥。

——作家**王安忆**谈长篇小说的爆炸。

（张 彬辑）

礼炮部队 京外首秀

人们都看到听到了共和国礼炮在京外的“首秀”，却不知道为了让礼炮的声音达到合适的分贝，礼炮兵也是动了不少脑筋。礼炮部队在到达上海西郊宾馆进行的礼炮鸣放演练中，发现礼炮声音只有74分贝，这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鸣放时相差了近十几分贝。这时距离首次执行礼炮鸣放任务仅剩2天时间。官兵们顾不上长途奔袭后的劳累，根据以往经验进行讨论，最后发现礼炮阵地周边树木茂密，很有可能影响炮声传播。礼炮兵将礼炮阵地向后整体挪动了5米。5月18日下午，首次跨区机动迎宾礼炮鸣放完毕，分贝测试显示86分贝。礼炮兵们开心地相互竖起大拇指。像这样的问题一直伴随着礼炮兵，陌生的礼炮阵地、新的气候条件、不同的礼炮方向等问题，礼炮兵用自己的智慧展现了靓丽风采。 **丁宝顺 张海华**摄影报道

5月21日，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邀请出席亚信峰会的部分国家领导人夫人同游豫园，苏惠萍在豫园向领导人夫人们展示了顾绣绝活，引来众多关注——

顾绣传人苏惠萍 游丝穿针一次过

徐妍斐 徐 运

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三楼，顾绣传承人苏惠萍戴着老花镜，坐在房间一角静静地绣着一幅《梅竹双雀图》（**题图**），不时有学生模样或金发碧眼的参观者过来围看，对她的手上功夫惊叹不已。“绣完整幅图要半年。”苏惠萍说，顾绣，作为可能面临失传的海派手工技艺，对继承者来说是一种寂寞、宁静，又充满欢喜的坚守。

可将一根丝线“劈”成240根

苏惠萍今年60岁，面容慈祥，体态微微发福，鼻梁上架着一副连绳的老花镜，用她自己的话说：“摘下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但就是这双眼，每天五六个小时盯着细细密密的针脚，清清楚楚地看着手上的每针每线。

5月21日，彭丽媛和外国贵宾们饶有兴致地来到苏惠萍的顾绣展示台前，讲解员介绍说，苏惠萍可将一根丝线“劈”成240根，用来绣鱼尾巴、鸟翅膀，一位贵宾问：“能穿根针试试吗？”当时，苏惠萍年轻的徒弟立刻就紧张了。因为“劈”过后的丝线，比平日衣物上起毛的纤维丝更细更软，非光线充足处简直就看不见。这样的细丝，平日都是在无风无人的环境下穿针，在这样的场合，稍有微风拂过，线头歪了可就穿不进了！

苏惠萍当众拿过丝线，用指甲把丝线分成几股，挑出其中已经还原到蚕丝状态的一根，拿到灯光下，对准细若牛毫的12号针针眼一穿即过。“太厉害了”“了不起”……彭丽媛和贵宾们发出赞叹。（**下图**）

一次成功，苏惠萍也很高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她而言，这是42年顾绣功力。

“做所有的工艺美术，都要求心静、坐得住。顾绣也一样，要耐心、细心，还要有些灵气。顾绣是照图作绣的技艺，在尼龙布上，先用描线笔沾国画颜料勾轮廓，然后再用丝线绣缝。如果不仔细，图样子上花草的毛、刺看不见，就没有感觉了。没有灵气，绣出来就死板。”

这也是一项需要时间来磨的技艺。苏惠萍唯一的女徒弟已经学顾绣7年了，但在她看来，徒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绣到绣不动那天”

“上海市区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绣顾绣了，松江区还有六七人，总共不到10人。”说起顾绣的传承和前景，苏惠萍显得有些忧心和无奈。

苏惠萍从小喜欢女红，闲时就缝缝绣绣、纳纳鞋底。上世纪70年代，不到20岁的苏惠萍被单位送往苏州参加了为期一年半的刺绣培训，回上海后又被“赶鸭子上架”当了3年的刺绣老师。

苏惠萍一直很庆幸自己做了这行，因为这是她发自内心喜欢的事。然而，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慢工出细活”的手工技艺越来越难吸引到后继者。苏惠萍当年教的26名学生，只有3人后来进入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工作，其他人都转行了。如今，那3个入馆工作的学生也已经退休，没有带出过徒弟。苏惠萍自己退休也已经10年，如今返聘到博物馆，带着7年前收下的一个徒弟。

“我要绣到绣不动的那天。”别人会退休，把手工艺当成了一份工作，但是苏惠萍舍不得退。她期待外界更多的扶持，好让顾绣这项从明代起就延续至今的上海技艺传承下去。

（**据《新闻晨报》报道**）